

月河的门

苏墨

微雨的早上,嘉兴月河胧了一层纱,安静得像是画在丝绸上的一幅画。我从客栈的小木门穿过,穿过了时空的闸。

斑驳的白墙、青绿的苔藓、吱吱悠悠作响的门,二层小楼依着窄窄的河。石头的拱桥、黛色的瓦顶、青衫罗裙摇曳的人,官舫贾船穿梭在万家灯火。几百年来,月河默默流淌,注视着历史的风起云涌。

倚着河岸石栏,对面是位老人弹着柳琴,脚下放着一大玻璃杯的茶水,想来还是会唱几段的票友,那曲子我没听过,但让我一下子穿越到旧时的嘉兴。

“其水弯曲,抱城如月”的月河上,唐朝杜牧的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

中”,宋人苏东坡的“鸳鸯湖边月如水,孤舟夜旁鸳鸯起”,元朝萨都刺的“吴姬荡桨入城去,细雨小寒生绿沙”……历代文人写下字句如水中浮草,摇曳生姿,让人对月河风光心驰神往。朱彝尊的那句“穆湖莲叶小于钱,卧柳虽多不得船”,我特意去寻了寻景儿,古人诚不欺,新奇而雅致。

在古文旧句中,月河两岸是柔软的,而它又坚挺地成为整个江南地区经济、交通的枢纽。这里有胭脂的香味,也听得见琅琅书声,纸醉金迷又清朗俊秀。

这种杂糅之美,今天依旧在。晚上的月河,整夜都响着最时尚的歌,穿梭着衣着时尚的人。也有很多少男少女,穿着汉服,撑着油纸伞,在岸边徜徉。一问,原来在玩实景剧本杀——这可是现下最流行的游戏,在这个游戏里,他们集体穿越到500年前,有人

扮书生、有人扮闺秀,和我一起穿过了这道月河的门。

不过,如果真的可以穿越,我想去的则是100年前,我想知道这算不上长,也算不上深的一条河是如何承载起民族复兴梦想的。

沿着月河行船不足半小时,就来到了南湖。“南湖四百棹歌外,国际歌声入九陔”。1921年的一天,毛泽东、董必武等中共一大代表,分头从上海坐火车来到嘉兴汇合,坐上一条游船。王会悟(李达之妻),撑着一把伞坐在船头,手里捏着摇铃望风。船工将船停靠在烟雨楼东南200米的水域。

世人尚不知道,于风雨飘摇的历史时空里,改天换地的时刻到了。中国共产党成立了!在南湖的一叶红船中,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解缆启航。从此,共产党人在100年的历史中,写满悲壮、辉煌,写满敢教日月换

新天的勇气与彪炳史册的功勋。

当日,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们,并无时间与心思欣赏被诗词歌咏过千百次的南湖景致,近在咫尺的名胜烟雨楼也未登临。他们激动却只能默默欢呼,他们立下誓言后握手告别,各奔东西。今日,这南湖上的红船也从一个100年驶向另一个100年。

毛泽东1958年到杭州时,专列经过南湖,他急令停车,在路边凝望南湖足有40分钟,伟人心中激荡起无限的豪情与感怀。而沐浴新中国阳光的我们,来到这里,依旧可以感受得到那份伟大与荣光。面对这艘小船,面对那份初心,不禁思考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、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前行。

从南湖回到月河的那扇门,我轻轻推开它。一群中学生正在这里画水彩画,斑驳的画盘、他们脸上的青春笑容,在我眼中是一幅更应该被记录下来的画卷。纸上的月河安详静谧、风光旖旎,我心中的月河任岁月流淌,永远青春荡漾。

从嘉兴坐上高铁,到上海只需半小时,那里是中国经济重镇,是一流的国际化大都市,到杭州也只需半小时,那里互联网经济迅猛发展,让世界瞩目。

希望月河的门是时空之门,那些开天辟地的先烈能看到美丽富强的中国。

心事

朱俊

装满秋天的心事
稻谷底下了头
炊烟随风修饰着季节

大雁把白云背起来
一路往南方
留下丰收和别离

大地写满了季节的话语
想寄给远方的游子 以及
在田野蹁跹的蝴蝶

草木金黄,河山厚重
桂花把自己酿成酒
月亮在山顶,偷窥季节的心事

骊山观星

秦延安

一人秋,星空变得亮丽起来。此时,正是观星最佳时节。我们从华清池出来,便跟着友人去骊山陕西天文台看星。

西天已经收尽了落日的余晖,山鸟黑起来,天上的启明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挂在头顶,在深蓝色的天幕里,它像一盏悬挂在高空的明灯。从山脚下抬头望,盘山路蜿蜒向上,就像一条飘带舞向山的深处。在路灯的点缀下,山路如一条金链子般挂在骊山的身上。

车顺着路盘山行进,路两边都是石榴园。夜色迷离,树上的果子模糊不清,但石榴的清香却如游离的夜鸟,在夜空里翱翔。倘若在白天,我们一定停车驻足,摘几个果子尝个鲜。虽然山脚下华清池里的《长恨歌》声恍恍惚惚,但设置在骊山上的人造星斗却近在眼前。那些秘密麻麻的灯光,明明灭灭,灿若星辰,还有众星相捧的圆月,光亮明洁,让整个山都变得朦胧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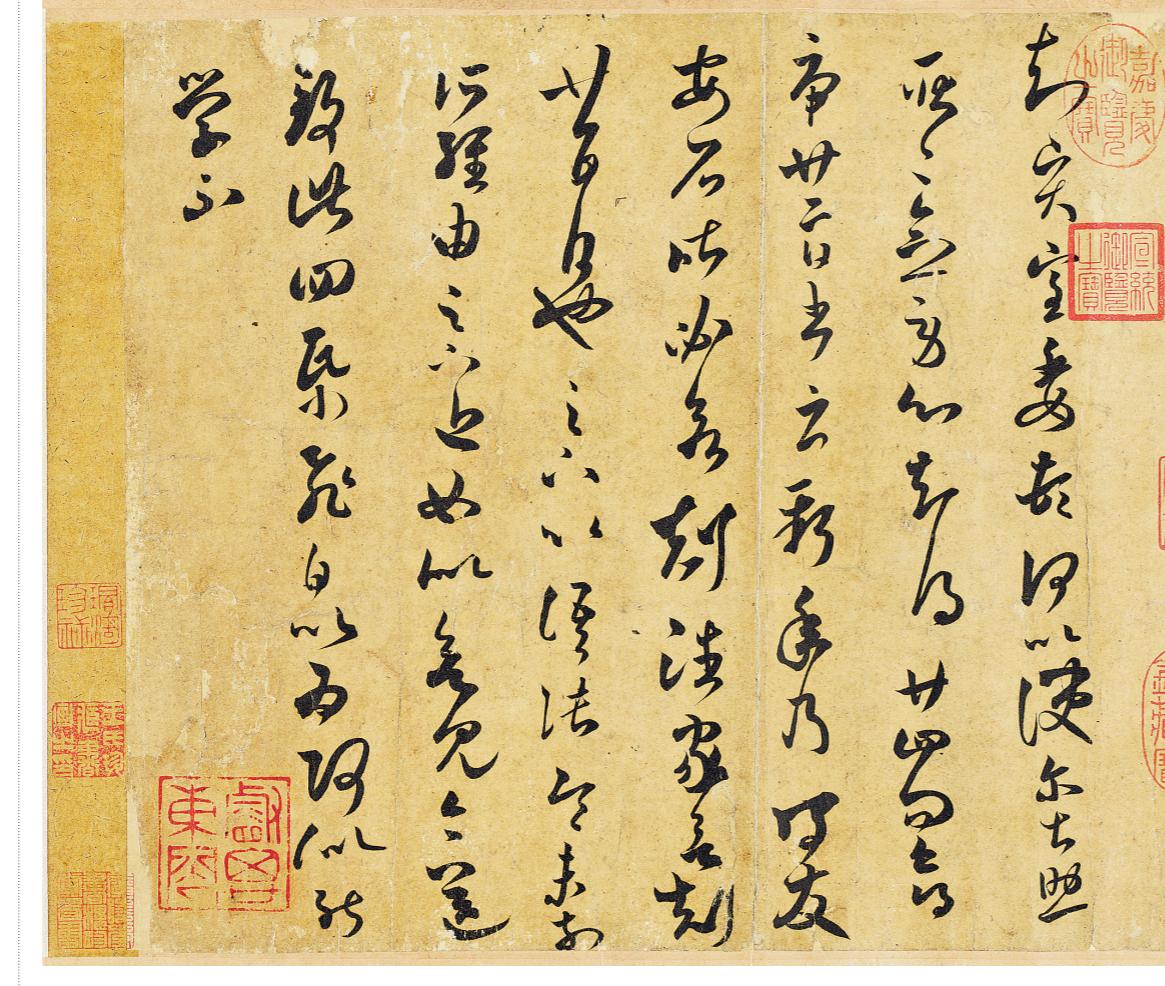
就在这遐思中,我们已经到了半山腰。东边深蓝色的天空里,出现了一丝皎洁的光芒,淡淡的,亮亮的,洁白无瑕,那是月亮正在悄悄地探头。山风清柔,草木婆娑,谷物清香,好似在为星月的出场鼓掌。那些隐没在山洼里东一片西一处的村庄,灯火闪烁,如人间的星星,让人心里暖暖的。偶尔有低沉的犬吠声飘过,使沉寂的夜更显静谧。随着月亮的冉冉升起,几朵贴在月亮边的轻云,如其掩面的手绢遮来挡去。月亮便半透半明,若隐若现。

到老母殿遇到岔路口,往左便是去陕西天文台的路。皎洁的月光下,凤凰岭上那个圆形的银白色标志性建筑异常醒目,那便是观星台。这里海拔1014米,视野开阔,可以俯瞰到整个临潼区乃至整个渭河平原。往左望去,一片人间烟火,满眼尘世风情。

从公路拐上沙石路前行不远,便是与烽火台相望近在咫尺的陕西天文台。陕西天文台筹建于1966年,1988年迁建于此,是国家授时中心。里面有天文知识厅、放映厅、观察室等,让人可以充分领略太空的奥秘。在放映厅里,我们看到了300万光年前的河外星系,原来宇宙这么神奇。

在友人的引领下,我们登上观星台。十多米高的观测台,让人登上去了有种“手可摘星辰”的感觉。俯视苍茫大地,群山黝黑。仰望苍穹,星月近在眼前。扒在望远镜前,浩瀚的夜空在眼前变成了深邃的宇宙,我仿佛步入了时光隧道。遥无边际的太空,一切都变得渺小起来。银河似一条淡淡发光的白带,横跨在繁星密布的天空。一颗颗星星在望远镜前看似相同却又不同,让人充满了疑问。

在朋友们通过望远镜争相观望夜空之际,我独自走到观测台前,透过打开的天窗,看到了满天的星斗。月亮不染纤尘地挂在高空,月光如水倾泻了一地,给所有的物什都镀上了白光。大地在月光的抚慰下,渐入梦乡,那些星星是那么的平静,让人不由地想起故乡的月夜,想起儿时的星空。



《褚遂良摹
王羲之长风帖》

(卷·局部)

褚遂良(596~659),字登善,杭州钱塘(今浙江杭州市)人,工于书法,初学虞世南,后取法王羲之,与欧阳询、虞世南、薛稷并称“初唐四大家”。

此帖为双钩填墨王羲之草书《长风》《贤室》《四纸飞白》三帖(见《淳化阁帖》),不过笔锋与阁帖明显不同。虽然题为“褚遂良摹本”,但与米芾的结字姿态和用笔习性很近似,故有推断:此帖为宋人勾摹米芾自己意的临摹本。不过,此帖墨彩醇厚丰润,笔画清晰,足见勾摹之精妙。

供图·配文 罗因

月下弄莲子

施崇伟

医生,吃过苦药,咳痛了全身咳破了喉,还是不见好。外婆从鹤山坪来我家,背了个布包,是说给我送来了“灵丹妙药”。包里装的是晒干的莲子。

我在外婆身边咳咳吭吭,看着她给我熬制“仙药”。先将莲子用清水浸涨,去衣去心,盛于大碗,加水漫没,再放进蒸笼,用大火将莲子蒸得酥软。

然后,在锅里加入清泉水和白糖,和着蒸酥的莲子一起煮。

她不时揭开锅,用锅铲搅动,还抖进几颗桂圆、山楂。甜香味开始漫在空气里……起锅了,我急着就要喝,被外婆拉住了:“别烫着了。”她一边吹着凉气,一边扶着我咳嗽的背。等汤凉了,老人一勺一勺地喂我。连喝三天莲子汤,我的咳嗽真就好了。香甜的莲子汤和外婆的疼爱,疗效极好。

离开老家,生吃莲子就不容易了。每

年入秋,想莲子的时候,老婆会取来晒干存储。

有一年我生了一场病,咳了大半月,看过

独钓一河秋

葛会渠

几场纷纷扬扬的雨过后,暑意悄然褪去,清凉的秋扑面而来。

周末无事,吃过午饭决定去钓鱼。钓谚有云:“春钓桃花水,秋钓桂花香。”据说此时的水温不冷不热,鱼儿活动量加大,食欲亦随之增强,正是垂钓的好季节。

说起钓鱼,儿时就已经很喜欢了。家居农村,沟渠、池塘遍布,水乡的孩子把捞鱼摸虾当成平常事。那时的我们,只需砍一根竹竿,挂上尼龙线和小弯钩,再挖几条蚯蚓作饵,也不打“窝子”,便能钓获不少鱼。后来上大学,成了城里人,整天为生计奔波,偶有闲暇,也只想待在家里安静地睡个懒觉,以至于我竟渐渐忘记了自己还有钓鱼这个爱好。

此番重拾钓竿,又值秋高气爽,内心不由多了份闲适和期待。

到达钓点,两岸已坐了几个钓鱼人。这是条宽广的大河,像根浅色的绸带,蜿蜒穿城而过。找了个背阴的湾口,我取出渔具,打窝子、

装线钩、和饵料,然后抛竿入河,坐下静静地等待鱼儿咬钩。秋天的阳光刚刚好,鲜亮但不刺眼,洒在河面上宛若铺了一层碎金。风儿吹过,水波微漾,蓝天白云的倒影轻轻摇晃着,我甚至能闻到水流带来的那股淡淡的泥土芳香。

面对一河秋水,满目所见都是秋的沉稳与安宁,人忽然也仿佛清醒了许多,不再像往日那般晕晕沉沉。在这样的季节,坐于一条大河边,怡然垂钓,当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,难怪孔子要说“智者乐水,仁者乐山”呢。

原本以为会有不错的渔获,但鱼儿却迟迟不咬钩。一个小时过去了,没有动静;又一个小时过去了,水面上的七星浮还是纹丝不动,我不由得有些焦躁起来。望望四周,恰好左前方不远处的一个老者正在扬竿取鱼。隔了九分钟,他再次甩竿,居然又钓上了一尾鲫鱼。

老者定是个垂钓高手。我站起身来,走过去,向他讨教垂钓的秘籍。

老者很慈祥,笑着问我来了多长时间,我说起码两个小时了吧。老者笑得更厉害了,告诉我他上午就来了,打了三次底窝料,守了四五个小时,也才刚刚有鱼咬钩。“在大河里

钓鱼不比鱼塘,河面开阔,鱼儿四处游动,哪能那么快聚窝呢,一定要耐心守候!”说着,他从水中提起鱼篓给我看,果然,里面只有三条不大的鱼。

我有些汗颜。其实来钓鱼之前,我已经告诫自己要耐住性子守候,可终是没能做到。仅仅两个小时的等待,就已让我失去耐心,心浮气躁的秉性显露无遗,原因就在于我总盼望能多钓些鱼。而真正的钓者一定是不计渔获的,钓到鱼自然欢喜,钓不到鱼也会视作一种放松。他们的内心是孤寂的,就像严子陵当年数次婉拒光武帝刘秀征召,一辈子隐居富春江畔,独钓寒江雪。这种孤寂,不是孤独,是远离浮躁、忘却诱惑、抛开得失的境界,让人活得简单而坚定。

这样一想,情绪逐渐平静了下来。再次回到钓点,我又向河里投了些窝料,然后坐下继续等待,但最终还是一无所获。天色将晚,落日的余晖把整个秋天映照得分外空灵与绚丽。虽然空手而归,但我丝毫不觉失落,一路哼着小曲骑车回到了家。

下个周末,如果有空,我还会去钓鱼。

写给秋天

陈保峰

窗外,偶尔飘过一片泛黄的叶子,就像一段破碎的时光从眼前划过,消散在远去的过往。静坐窗前,凝望深邃的天际,感到心也是空落落的,突然想起,这应该就是秋天到了吧。

喜欢很久地一本书捧在手里,暖阳从窗口倾泻在身后的墙上,呼吸带着丹桂飘香的空气,忘却了喧嚣的尘世。顷刻间心醉了,醉眼朦胧,眼中只有你,心中只有你,这醉人的清秋。

一阵风吹过,落叶飘了进来,落在摊开的书页上。仔细端详,叶片的脉络清晰可见,经过了春与夏,树叶上,写满了诗韵,色泽湿润了秋的湛蓝,悄然又轻盈,写满岁月的痕迹。

有人说,秋是寂寥和凄凉的。也有人说,秋天是一种美丽和希望。在这个季节,我们懂得了生命的真谛,懂得了生命的责任和美丽。

风渐有微凉,没有了夏的酷热和烦躁,静静地坐在窗前,任思绪飘扬。秋天来得这样快,仿佛是一刹之间,大地变了颜色,换上了绚丽的外衣。金黄的田野,就像给大地铺上了一张辉煌的地毯,果树在风中向我们欢笑,父亲的身影又在田野间忙碌穿梭,挥舞着手中的镰刀,丰收的喜悦溢满脸庞。

秋月朗朗,银辉笼罩着夜空,抹不去的相思布满心田。月光里,映出了家乡的山川、家乡的河水,家乡的亲人,映出了“隔千里兮共明月”的安慰。读不尽的秋月,读不尽的思念,把思念系在大雁的翅膀上,捎给远方的亲人,留一份真情去品味秋天,弹一曲山高水长,任凭思念化作汨汨清溪流向远方,让爱随流水歌唱。

看过一个个的秋天来来往往,抛开春的轻狂,秋让人变得沉稳睿智,汲取了岁月的精华,经历过风霜与坎坷的磨砺,去留无意,漫随天外云卷云舒。或勾起一些淡淡的伤感,欢笑悲伤都在这一季里冷却。

收起烦恼,把所有的不快都抛到云霄,只享受这份难得的淡雅与美好。站在红尘路口,季节轮回,时光不老,唯愿在这个季节,每一个人都能够像这一片落叶,带着洒脱的心情,在时光的荒野上无拘无束的奔跑。

送别八月

仇士鹏

七月流火,八月蟋蟀入我床下。当叶子开始飘落的时候,世界都会为之一静。

晨光变得温柔,像是羽毛落在梦中,涟漪荡起,人便醒来。白色的光漫润着窗口,为深深地缩进大楼里的房间一扫阴沉的感觉。没有鸟鸣,只有街道传来的隐约车鸣。许多人,就像与我们更早地开启他们的人生一样,已经开始了他们的一天。店铺或开或闭,并不影响人间烟火的升腾,老人排成长队,等待着烧饼油条的出炉。拿到手后,便走到宣传橱窗旁读今天的报纸。在太阳升起之前,轻快地回到家中。

八月,太阳的精力依旧旺盛,刚探头,便向大地敞开温热的情怀。明晃晃的阳光没有流云阻挡,直射眼睛,在眼镜片上弹出七彩的反光。人们眯起眼睛,打量着前方的路,也思考着这一天该如何开始。

风被惊醒了,摇摆着身子在树荫下游动了起来。在它的后边,戴着耳机的少年一边跳着小步子的舞蹈,一边摇头晃脑地走着,像是一只快乐的小麻雀,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蹦蹦跳跳。

小区里,大婶们聚在一起择菜,摇着扇子聊着从不会在家人说的家事。小区里的人就像是毛豆一样,被她们剥得光溜溜的,藏不住什么秘密。汉子们则穿着背心坐在另一边,嘴里叼着烟,谈着新闻。几十年的生活,让他们谈完了所有的事情,也有着更多的事情等着。

中午,街道小憩着,些许的车流干扰不了它低沉的鼾声。水田也在沉睡,只有几只水鸟起落。热意蒸腾的土地上,勤劳的蚂蚁依旧在为生活奔忙着,在墙角、落叶、砖头仅存的阴凉里,扛着夏天,寻找着属于它们的夏天。

午后,热浪堵着毛孔,风进不来,人被闷得疲倦无力。天空善解人意,迅速缝起了巨大的云,随意抖一抖,雨就落了下来。

窗子是最先察觉到的,几行水滴足见分明地滑落着。打开窗,风褪去了热情,只留下激情,纵横在高楼之间,把清晨晨起来的凉意都释放出来,与天地共享。

八月的雨没有拖延症,赶着点哗啦啦地倾盆而下。大手一抹,就更改了人间的主色调,手指一点,街道上就开满了伞花。

有了雨,夏天才能圆满。大地为秋天蓄满了乳汁,用万物生长为丰收与成熟写下预言。河流情绪高涨,兴奋得柳叶眉直挑,鱼也按捺不住欣喜,争着跳出水面要和雨约会。

趁着雨幕盖住了世间的喧嚣,诗人透过灰蒙蒙的玻璃窗眺望着尘世静默的浮华,是一些文字散落在了纸上,开始流淌。画家敏锐地发现了雨调出的新颜色,大为惊喜,立刻把它捕捉到了画板上,于是雨中又多出了一个新的世界。

在人间停留了半天时间,雨把天地交给了夜色。地面上,橘黄色的灯光为一天的热闹默默收